



後主紀

南漢紀五

後主名銀九國志

初名繼興封衛王

歐史南漢世家宋史南漢世家九國

志中宗長子也

辭史劉銀傳

八月辛巳即帝位更名

銀改元大寶

通鑑時年十七

辭史劉銀傳五國故事同

宋史並作年三十六蘭修按後主卒於太平興國五年庚辰年三十九推至大寶元年戊午十七是也

事皆決於宦官玉清宮使龔澄樞

胡三省注歐史曰劉氏作離宮以遊

獵有南宮大明昌華甘泉玩華秀

及女侍中盧瓊仙

等才人盧瓊仙

臺省官備位而已十一月辛亥葬文

武光聖明孝皇帝於昭陵

通鑑孝皇帝考異本作文武光

大寶二年

周世宗顯德六年

以中書舍人鍾允章藩府舊僚

擢為尚書右丞

考異歐史廣州人

參政事甚委任之

允章請誅亂法者數人以正綱紀漢主不能從宦官聞而惡之十一月漢主將祀園正前三日允章帥禮官登壇四顧指揮設神位內侍監許彥真望之曰此謀反也即帶劍登壇允章叱之彥真馳入宮告允章欲於郊祀日作亂漢主曰朕待允章厚豈有此耶玉清宫使龔澄樞內侍監李托等共證之以彥真言為然乃收允章繫含章樓下命宦者與禮部尚書辭用不雜治之用不素與允章善告以必不免允章執用不手泣曰老夫今日猶机上肉耳分為仇人所烹但恨邕昌幼不知吾冤及其長也公為我語之彥真聞之罵曰反賊欲使其子報仇耶復白漢主曰允章與

二子共登壇潛有所禱俱斬之

附錄廣州人物傳鍾

文辭劉龔設科取士允章以進士及第累遷至中書舍人允章見知於晟喜其文思敏捷營建離宮碑記暨誥勅多命為之運筆斯須華藻眩目由是名聞於諸國晟遊羅浮山應制為詩文多稱旨每日允章倚馬才也拜工部郎中知制誥被殺之日天色黯慘道路以允章素忠鯁皆為之掩涕彥真誅後始收葬焉弟有章亦有文學累官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先允章卒嗚呼危行言孫處亂世之大律也允章一犯其禁凶於厥家雖然脂韋浮沈萬世猶有腥焉當鏗時蓋有自官以求進者其於允章賢不肖何如也梁廷佐廣州貞烈傳鍾允章妻氏有賢行允章號賢臣而性吝嗇歲獲賜甚厚未嘗分遺故人牢語曰妾昔事君子家無釜鬻只用一銚猶且款接賓友今寶貨盈室而義路榛塞烏用此富貴為也乃出銚示允章允章大慙自是稍稍分散矣番禺通鑑允章宣化人廣州鄉賢傳其先邕州人徙家番禺蘭修按唐書地理志邕州自是宦官益橫辛亥祀園正大赦羣臣上屬邕州自是宦官益橫辛亥祀園正大赦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隆德高明宏道大光孝皇帝

陳守中雲

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考異蘭修按雲門山碑立於大寶七年南郊大赦羣臣上於何年諸書無考以中宗初惟是年郊祀大赦上尊號當在此時今著之未幾以龔澄樞為左龍虎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事皆取決焉通鑑謂羣臣皆自有家室顧子孫不能盡忠惟宦者親近可任歐史南漢世家凡羣臣有才能及進士狀頭或僧道可與談者皆先下蠶室然後得進亦有自官以求進者亦有免死而官者通鑑初高祖雖寵任中官其數裁三百餘位不過掖庭諸局令丞至中宗時千餘人稍增內常侍諸謁者之稱至是漸至七千餘通鑑云宦官有為三師三公者但其上加內字諸使名不翅二百女官亦有師傅令僕之號日百官為門

外人宋史南漢世家附錄輿地紀勝蒙延永長沙廣東通志簡文會南海人善詩律為人耿直劉龔開進士科擢第一及第累官尚書右丞逮事宗劉晟諫其暴酷晟怒謫禎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又胡賓王字時賢曲江人少力學以博洽知名南漢時進士甲科嘗讀書中宿峽經史皆有發揮累官中書舍人知制誥劉鋹淫虐辭官歸乃著南漢國史自劉謙至鋹為五主傳楊洞潛至陸光圖等三十三人為純臣傳有具臣亂臣宦官女謁之目凡十二卷鋹亡上其書於宋號劉氏興亡錄以明經授著作郎會詔有官者得與科試遂登咸平庚子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後致仕卒於家會福昇曾井記曾芳漢廣州刺史之後五代時尹程鄉縣以清簡仁愛聞邑境民有瘴癘者公給以藥愈由是遠近踵門者日以千百公乃以大劑藥納於井令瘡者飲之是後邑民祠公飲水愈疾如初宋南寇農智高叛上命樞密使狄武襄公率大兵五萬由廣東蹈海軍至境感疾癘武襄公禱之井水溢出以給軍旅獲濟公旋師奏凱首以公井泉為言仁皇降制諡忠孝公且賜飛白書曾氏忠孝祠五大字蘭修按曾井刻於元延祐四年七月羅浮山志黃廟南漢大有末官禎州刺史時龔淫

外宋史南漢世家附錄輿地紀勝蒙延永長沙廣東通志簡文會南海人善詩律為人耿直劉龔開進士科擢第一及第累官尚書右丞逮事宗劉晟諫其暴酷晟怒謫禎州刺史盡心民事卒於官又胡賓王字時賢曲江人少力學以博洽知名南漢時進士甲科嘗讀書中宿峽經史皆有發揮累官中書舍人知制誥劉鋹淫虐辭官歸乃著南漢國史自劉謙至鋹為五主傳楊洞潛至陸光圖等三十三人為純臣傳有具臣亂臣宦官女謁之目凡十二卷鋹亡上其書於宋號劉氏興亡錄以明經授著作郎會詔有官者得與科試遂登咸平庚子進士第累遷翰林學士後致仕卒於家會福昇曾井記曾芳漢廣州刺史之後五代時尹程鄉縣以清簡仁愛聞邑境民有瘴癘者公給以藥愈由是遠近踵門者日以千百公乃以大劑藥納於井令瘡者飲之是後邑民祠公飲水愈疾如初宋南寇農智高叛上命樞密使狄武襄公率大兵五萬由廣東蹈海軍至境感疾癘武襄公禱之井水溢出以給軍旅獲濟公旋師奏凱首以公井泉為言仁皇降制諡忠孝公且賜飛白書曾氏忠孝祠五大字蘭修按曾井刻於元延祐四年七月羅浮山志黃廟南漢大有末官禎州刺史時龔淫

刑峻法棄官入水簾洞左結茅居之時服黃衣繫皂
 條腰懸玉珮遇病者投以藥輒效宋高宗時猶存紹
 興中封真達先生粵西文載周邦字容若平南人南
 漢舉進士歷官御史大夫以直節著風采凜然又劉
 博古南漢乾和中漳州刺史有惠節著政民多愛之嘗植
 橋於陸公井傍潯人稱曰橋井蓋誌其遺澤易冠履
 修按自古婦寺之盛未有如劉氏者陰陽舛易冠履
 倒置如蒙簡諸臣皆所謂門外人也噫五十五年亡
 己晚矣考異輿地紀勝云陸績井在貴州城內東偏
 有橋一林乃乾和中刺史劉博古所種蘭修按三國
 陸績曾為鬱林太守故貴州城有懷橋坊博古種橋
 亦此意也當從紀勝作貴州刺史文載與十國春秋
 並誤作
 澄樞等既專政漢主乃與官婢波斯女等淫
 戲後宮不復出省事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
 淫破瓜黑脂而慧豔善錄清異錄劉銀昏縱得波斯女
 延壽考異宋史引女巫樊胡子考異宋史自言玉皇
 降胡子身漢主於內殿設帷幄陳寶貝考異宋史云

玉皇胡子冠遠遊冠衣紫霞裾考異長編云衣紫裾
 坐帳中宣禍福呼漢主為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
 子盧瓊仙龔澄樞等爭附之胡子乃為漢主言澄樞

等皆上天使來輔太子有罪不可問歐史南漢世家
 漢世家又有梁山師馬又踵祖父之奢縱立萬政殿

飾一柱凡用銀三千兩以銀為殿衣間以雲母五國
 鑄鐵柱十二為乾和殿附錄南海百詠銀鑄鐵柱今

述所致也二者猶見於相安亭濠水中餘不知所在
 郭棐嶺海名勝記今藩司署鐵柱是也一沒於城東
 濠一沒於直司泥淖中蘭建二十八寺列布四方以
 修按今布政司堂存二柱

應二十八宿南海百詠附錄蘭修按南海百詠以
 慈化樂興聖覺性西七寺曰寶光千秋古勝延祥地藏其
 林昭瑞集福南七寺曰寶光千秋古勝延祥地藏其

二寺失北七寺曰國清尊勝證果報恩地藏報國悟
性考異蘭修按南海百詠不著年月嘉靖通志云慈
度寺在州東南漢大寶間建又王文鳳慈度寺記海
珠慈度寺舊在州東南漢大寶間建又王文鳳慈度寺記海
十八寺列於郡之四方以應列宿則皆建於銀時矣
輿地紀勝又云淨慧寺劉氏長壽寺也劉之宗女為
尼居之按卽今將軍署西起天華宮於羅浮山鄒師
六榕寺在二十八寺之外
浮山指掌圖附錄蘇軾東坡集天華宮在羅浮山
之西南漢主建有甘露羽蓋等亭雲華閣命申書舍
人鍾有章作記初南漢主夢神人指羅浮山之西去
延祥寺西北有兩峯相疊一洞對流可以為官訪之
則金沙洞也又夢金龍起於宮所遂改為黃龍洞又
崑崙清界南漢立殿遺址尚存又銅玉皇像併二侍
從在冲虛觀南漢所鑄宋廣業羅浮山志會編天華
宮故址左為合陽門右為起雲門刻石猶存萬曆戊
子歐大任猶及見之又長安塘上有橋曰奉宸南漢
主由此往天華宮故名考異蘭修按羅浮山志方輿
紀要並云周顯德六年建天華宮卽大寶二年也今
從之十國春秋載於大寶元年歐必元羅浮行記云
官並誤天華無名之費日有千萬五國故事

三年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宋太祖受周禪奉周帝為鄭王
稽古錄宦者陳延壽言於漢主曰陛下所以得立由先
帝盡殺羣弟故也漢主以為然三月丁巳殺其弟桂

王璇興李壽續資治通鑑長編以四月誕日為乾德
節光孝寺東於荔支熟時設紅雲宴清異錄
圍東接薛薛之水可以通舟其橋曰流花銀與女
侍中盧瓊仙黃瓊芝李蟾姬等為紅雲宴於此

內府局令邵廷瑁為內常侍時漢主春秋已長而未
知稼穡荒於游宴人心危惴廷瑁每從容言曰宗社
安危繫於陛下願加檢慎漢主建禹餘宮在城東南

六十里山水奇絕漢主避暑多往焉廷瑁雅所愛尙
因請解兵職願為官使漢主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

因請解兵職願為官使漢主從之而令典兵如故廷

瑁以諸戎器不甚犀利弓弩不能及遠甲鎧銷薄不
可以禦大敵乃為式親督工匠造之九國志邵廷珩傳

志廷珩循州人幼為黃門給事禁中言論峭直與羣

閣異及長有文武材幹博覽書史尤善騎射玠襲位

為內謁者遷內府局令總宿衛兵軍務嚴整尤重儒

士有自遠方來者廷珩必先見之為具資糧而後引

薦多被任用考異長編云廷珩循州人與九國志合

廣州人物傳云東莞人殆因廷珩造東莞鎮象塔而

誤屬也輿地紀勝云一作奚廷珩

四年宋太祖建隆二年芝茵生宮中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

珠井旁石自立行百餘步而仆樊胡子皆以為符瑞

諷羣臣入賀歐史南漢世家續六帖同考異蘭修

按通考所載妖異與諸書同五國故事

云野蕈生於官殿御井石自行

百餘步狐鳴鬼哭妖怪日作

五年宋太祖建隆三年十二月漢主納李托二女長為貴妃

次為美人皆有寵拜托為內太師考異錢大昕二十

州乳源縣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大寶七年建其

文云列聖宮使甘泉宮使翫華宮使開府儀同三司

行內侍監上柱國李托政事必先稟托而後行許彥

不見有內太師之名

真既殺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居已上頗侵其

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真與先主麗妃私通者考異十

國春秋

作麗澄樞發其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遣

西班牙將軍王仁遇告彥真父子謀反下獄族誅之編

乾和後多聚銅錢城內用鉛城外用銅禁其出入犯

者抵死俸祿非特恩不給銅錢十國紀年引漢史

附錄清異錄南漢地

狹力弱事例卑猥州縣時會僚屬

不設席而分饋阿堵號潤家錢

六年宋太祖乾德元年八月宋以泰州團練使潘美為潭州

已五

防禦使漢兵數侵桂陽及江華為美所敗長編異蘭修按宋史潘美傳無月日長編併載於授官時也十月甲

午贈韶州雲門山證真寺僧文偃為大慈雲匡聖宏

明大師以寺為大覺禪寺雲門山匡聖宏明大師碑

十月十六日制日定水澄源火蓮豔發夙悟無生之

理永留不朽之名萬象都捐但秘西乾之印一真不

動惟餘南祖之燈韶州雲門山證真禪寺匡真大師

早契宗乘洞超真覺雖雙林示滅十七年靡易全軀

隻履遺蹤數萬年應迴葱嶺朕顯膺麻數纘嗣丕圖

泊三朝而並切飯依乃一心而不忘迴向仰我師而

獨登果位在冲人而良所嘉歎宜行封賞之文用示

褒崇之典可贈大慈雲匡命乳聖宏明大師證真禪寺宜

升為大覺禪寺重臣將命乳聖宏明大師證真禪寺宜

壽於延長保皇基於廣固可冥垂慈賜密運神通資聖

月特進李托奏請開塔尋令奉迎入內供養月餘十

月二十九日下李托部署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

却迴山門文具金石志

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東都事畧劉鋹傳制大量重

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為一石八斗長編陳均九每石

白配百六十錢長編開寶四年一見開寶六年今類

載於民入城者輸一錢考異宋史世家云邕瓊州斗

米稅五錢東都事畧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

人號媚川都考異南海百詠隆平集並云二千人與

云八千人蘭修按海門鎮在廉州合浦縣宋於此置

太平軍者輿地紀勝云媚川都在合浦縣今尚有媚

川館是矣而廣州下重出媚川都云屬東莞南海凡

百詠亦云至今東莞縣瀕海處往往猶有遺珠

采珠以石繩索繫於足而沒焉深或至五百尺溺死

者甚眾編長久之珠璣充積內府所居殿宇梁棟簾箔

率以珠為飾窮極華麗譚水燕陳延壽作諸淫巧日

費數萬金考異本陳延受今改從通鑑附錄清

魚英蓋魚腦骨燻治之可以為罕有宮城左右離宮數

十御苑在郡西六里名半塘有桃梅華林園又名西

通小舟嘉靖廣東通志芳春園在城北飛橋跨沼林

木擁之如畫顯德園在荔枝灣舊廣四十里袤五十

園在焉其在半塘者為花臨華林園踰龍津橋而西

烟水二十餘里多種菱荷總名西園城南有望春園

北有芳春園東接甘泉苑大抵銀時三城之地半為

離宮苑圍民之得以為棲止者無多地也南海百詠

花田在城西十里三角市平田彌望皆種素馨花南

征錄云劉氏時美人死葬骨於此至今花香異於他

處謝維新合璧事類引龜山志素馨花本名那悉茗

昔劉王有侍女名素馨其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廣

語花田南漢內人斜也劉銀美人字素馨者葬其中

銀多植素馨以媚之名素馨斜考異蘭修按素馨花

陸賈南越行紀嵇含南方草木狀稱那悉茗花南漢

官人素馨喜簪之由是得名及卒冢上種此花以媚

之謂冢上自生者傳會也明一統志劉王女墓在陽

江縣東女名素馨葬此冢上生那悉茗花因名素馨

云語本龜山志誤以漢主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

劉王侍女為劉王女矣

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史南漢世家附錄

園幽勝第一廣主常與幸姬李蟾妃微行至此憩酌

綠蕉林廣主命筆大書蕉葉曰扇子仙蘇氏於廣主

幸宴之所是歲靜海節度使吳昌文卒編其參謀吳

起扇子亭處考異長編同歐史作呂處峯州刺史矯知

護考異歐史作喬知祐長編作喬知佑越史記作矯

史知祐當是知祐轉武寧州刺史楊暉牙將杜景碩

寫為祐更為佑矣

等爭立管內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為寇盜攻交

州通考宋史交趾傳同附錄越史記國內大亂所

家在競起吳昌熾據平橋矯公罕據峯州阮寬據阮

阮守捷據仙遊呂唐據細江阮超據西江李圭據超類

回湖范白虎據藤州陳覽據布海號十二使君

七年宋太祖乾德二年三月令宮人鬪花凌晨開後苑各任

采擇少頃敕還宮鎖苑門膳訖普集角勝負於殿中

宦者抱關宮人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麻以驗姓名

法制甚嚴號花禁負者獻耍金耍銀買燕清異錄考異蘭修

按清異錄以樓羅麻三字標題蓋記名籍也於城西闕池百餘步列石甚

富為明月峽玉液池其南北曰含珠亭紫雲閣每歲

端午令宮人競渡於此百南海詠九月戊子考異宋史太祖紀作九月

千寅當是奏到之日也宋南面兵馬都監引進使丁德裕與潭

州防禦使潘美朗州團練使尹崇珂衡州刺史張勳

陷郴州刺史陸光圖及招討使暨彥贇戰死附錄嘉靖廣東

通志陸光圖四會人祖東昇為劉隱裨將守端州及

龔建國累遷兵部侍郎父昂桂州刺史領靜江軍節

度使光圖生長華胄讀書知大義仕至閣門副使劉

錕時文武百官多入知內侍省光圖堅求外郡遂出

為郴州刺史錕昏愚以郴為極邊惡地故徙任之光

圖至郴州恤窮民招輯兵士郴境賴以寧謐民呼陸

父大寶十三年宋師來伐光圖遣兵柵騎田嶺會雨

漲黃溪水溢宋將潘美順流破其柵遂取郴州光圖

與大將暨彥贇力戰敗績被執抗罵不屈俱死之原

注光圖有故吏龐姓者常奏事見錕錕識之及錕降

宋過騎出嶺龐來迎錕驚曰爾亦在此耶對曰大王

之國邊境至此而極非有萬里之遠也錕初以郴為

極邊意必在窮荒之北故使光圖居之爾宋謝翺作

邸吏見故主曲考異蘭修按此與長編後主行至公

類或一事而傳聞異辭也餘眾退保韶州初內常侍

禹餘宮使邵廷瑁累言於漢主曰漢乘唐亂居此五

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

兵不識旂鼓而人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

必治今聞真主已出將盡有海內其勢非一天下不能已請飭兵備不然悉內府琛寶遣使通好漢主情

然莫以為慮惡廷珣言直深恨之及是始懼思廷珣

言乃以廷珣為招討使領舟師屯洸口長編原注九國志廷珣傳

言王師乘勝克連州劉銀懼始用廷珣按他書皆不然今不取考異九國志大寶七年加廷珣開府儀

同三司東南面招討使蘭修按東莞鎮象塔記刻於大寶五年十一月時廷珣結銜已稱東面招討使矣

八年宋太祖乾德三年初邵廷珣屯於洸口以待宋師會宋

師退舍廷珣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

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珣將圖不軌漢主信之六月遣

使賜廷珣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珣無反狀請

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洸口祀之附錄清異錄南漢貴璫趙純節

性雅喜芭蕉凡軒窗館宇咸種之時稱純節為蕉迷

十國春秋純節大寶時官內侍監與龔澄樞陳延壽

同事而絕不侵攬朝政蘭修按南漢寺人忠於事者

惟廷珣耳以誣殺之宜其亡矣若純節者猶無貶焉

故附八月甲子宦者莫少璘等七人降宋是歲驩州

刺史丁部領與其子璉帥兵三萬人擊破吳處珩等

遂自立為萬勝王考異九朝編年安南志畧作萬勝

王越史記初號萬勝王開以璉為靜海節度使遣使

寶元年僭稱大勝明皇帝

來告漢主因而授之長編原注十國紀年丁部領自

度使告南漢乃乾德三年事今併書之考異長編

併書於乾德元年今移入九朝編年云開寶六年五

月授交州丁璉靜海節度初丁部領與其子璉破吳

處珩自領交州為萬勝王私署其子璉為節度使部

領立三年璉襲父位至七年矣聞上平定嶺南懼

而表求內附詔以璉為靜海軍節度使蘭修按由

開寶六年上推七年璉襲位為乾德五年又上推三

已五

十國春秋大寶三年部領為大勝王誤也又按東都事畧部領卒於太平興國初十國春秋大寶八年三月部領死詔以子璉為交州節度使亦誤

九年宋太祖乾德四年南海民妻生子兩首四臂歐史南漢世家文獻

通考同考異十國春秋作常康縣尊南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考異蘭修按事載

太祖詔削去帝號及宮名易一品服今從十國春秋移入於此西北面招討使吳懷

恩為部下所殺先是漢主命懷恩治戰艦於桂州懷

恩督役嚴材有良窳不等及制度疏畧者輒行捶撻

執役者皆怨之於是作龍舟成附錄九國志吳懷恩傳造龍舟十以備鑿

親懷恩躬自臨視以綿冪其手徧捫鉤楯匠區彥希

在側因運斤斫其首墮船中左右驚散後數日乃擒

彥希斬於市懷恩為將數有功及被害國人愈恐漢

主命潘崇徹代其任長編原注懷恩崇徹皆宦者也九國志世家言懷恩被殺在大

寶二年大寶二年顯德六年也據懷恩傳稱王師取

郴連後懷恩乃死又潘崇徹傳云崇徹代懷恩歲餘

罷兵柄而世家載崇徹之罷在大寶十一年春則懷

恩被殺當附此年未也王師取郴州後六年乃取連

州今并言郴連蓋誤耳潘崇徹不知以何官代懷恩

當考司馬光朝記載此事於建隆元年四月且云懷

恩被害乃是月庚辰龍舟成之日也蓋用十月且云懷

今不取附錄九國志吳懷恩傳懷恩番禺人事龔

為內府局丞性謹厚典宿衛二十餘年未嘗有小過

玢襲位遷內常侍晟襲位授官闈諸衛押番乾和六

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西北面招討使以功加濮陽縣

公大寶中為桂州團練使考異蘭修按九國志載區

志諸書皆失載

十年宋太祖乾德五年四月勅有司用烏金鑄造千佛寶塔

於法性寺光孝寺東鐵塔記附錄鐵塔記大漢皇

造千佛寶塔一所七層并相輪蓮花座高二丈二尺

保龍躬有慶祈鳳麻無疆萬方咸使於清平八表永

承於交泰然後善資三有福被四恩以四月乾德節

設齋慶讚記考異南海百詠云法性寺劉氏時為乾

亨寺後復舊名今為報恩光孝寺乃南越趙建德之

宅虞翻之園圃也蘭修按即今西城光孝寺塔記闕

卯輪躬三字茲據足本載之題寺有菩提樹一株高

名剝蝕甚多具南漢金石志

一百四十尺大十圍傳云蕭梁時西域僧真諦所手

植蓋四百餘年矣是夏為大風所拔辭史劉錕傳

海百詠菩提樹在六祖影堂前宋求那支摩三藏所

手植天台志菩提樹智藥三藏移植於廣州光孝寺

者其樹不花不實經冬不凋葉之筋脈細緻如絹秋

廣人每用此為燈為花為蟬蟲之翼均與辭史異

漢主寢室屢為雷震辭史劉錕傳

十一年宋太祖開寶元年三月西北面招討使考異

潘崇徹傳作潘崇徹以飛語見疑漢主遣內侍監郭

西北面都統崇岳往覘其軍考異宋史潘崇徹傳云遣

徹果有異志即就誅之崇岳至桂州崇徹嚴兵衛以

見之崇岳不敢發還白漢主曰崇徹日夕領伶官百

餘輩考異九國志宋史並云伶人百餘十並衣錦繡

吹玉笛為長夜之飲不恤軍政非有反謀也漢主怒

會崇徹單騎來歸漢主釋不問但奪其兵權而已長編

考異蘭修按九國志潘崇徹傳與長編悉初宋師

陷郴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人質么麼

宋太祖見之問曰爾在嶺南為何官對曰為扈駕弓

箭官乃授以弓矢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笑因問本國政事延業具言累世奢侈殘酷之狀太祖驚駭

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長編東都事畧劉鋹傳宋史南漢世家同考異蘭修按

宋史作乾德中事於是道州刺史王繼勳言劉鋹肆

為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師南伐太祖猶

未欲亟加以兵乃命南唐主諭意令漢主先歸湖南

舊地九月南唐主遣使致書漢主不從長編高州大風

雨壞廨宇及舍五百區十月瓊州颶風壞城門州屋

民舍殆盡宋史五行志漢主及二子各範銅為象少不肖

似即殺冶工凡再三乃成置天慶觀中南海百詠輿地紀勝同

附錄嘉靖廣東通志天慶觀今元妙觀也人以鋹僭偽時用物精多不敢贖犯其象嘉靖初提學魏校銷

毀為鏡命鑿增江水口欲通舟道入羅浮山不果方輿

紀要考異東坡集云本朝革命四方僭叛以次誅

服劉氏懼焉將欲潛遁羅浮為狡兔之穴命於增江

水口鑿濠通山往來山峒倉卒為航舟之計開寶四

年乃始歸命知劉氏為寶宮於山間無事則為臨賞

之樂警急則為逋逃之所其計審矣蘭修按羅浮非

可守之地直為遊玩計耳蘇氏所論誤也羅浮書羅

陽水甚淺可筏而不可舟南漢劉鋹於增江水口穿

渠達羅浮惜其未成此渠成則北從增城舟入羅浮

之陰南從東莞舟入羅浮之陽無不可矣

十二年宋太祖開寶二年六月癸未宋以右補闕王明為荆

湖轉運使將用兵於嶺南也長編有兵過蒙州黎明遇

獵師驅黃犬逐鹿過前兵以鎗刺鹿視之一巨石也

已而人犬皆化為石輿地紀勝

十三年宋太祖開寶三年八月南唐主復令知制誥潘佑作

書數千言勸漢主歸款於宋遣給事中龔慎儀來使

長編

考異吳處厚青箱雜記作尙書禮部侍郎其與南唐書不合東都事畧作龔正儀避孝宗諱也

書曰煜與足下叨累世之睦繼祖考之盟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思會面而論此懷抵掌而談此事交議其所短各陳其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惑而相去萬里斯願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概之事外貌而待之汎濫而觀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則復遣人使罄伸鄙懷又慮行人失辭不盡深素是以再寄翰墨重布腹心以

代會面之談與抵掌之議也足下誠聽其言如交友諫爭之言視其心如親戚急難之心然後三復其言三思其心則忠乎不忠斯可見矣從乎不從斯可決矣昨以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已來遂成釁隙詳觀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曰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則何苦而伐之若欲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爲度矣見今點閱大眾仍以上秋爲期令敝邑以書復敘前意是用奔走人使遽貢直言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已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

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者不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讐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旣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無故而坐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旣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今古之常事

也盈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何必膠柱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且足下以英明之姿撫百越之眾北距五嶺南負重溟藉累世之基有及民之澤眾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自負也然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天方相楚尙未可爭恭以大朝帥武臣力實謂天贊也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劍閣而舉庸蜀役不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况人自以我國險家自以我兵強蓋揣於此而不揣於彼經其成而未經其敗也何則國莫險於劍閣而庸蜀已亡矣兵莫強於上黨而

太行不守矣人之情端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知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修於慊望禍多出於不期又或慮有矜功好名之臣獻尊主強國之議者必曰慎無和也五嶺之險山高水深齟重不並行士卒不成列高壘清野而絕其運糧依山阻水而射以強弩使進無所得退無所歸此其一也又或曰彼所長者利在平地今捨其所長就其所短雖有百萬之眾無若我何此

其二也其次或曰戰而勝則霸業可成戰而不勝則泛巨舟而浮滄海終不爲人下此大約皆說士孟浪之談謀臣裨闔之策坐而論之也則易行之如意也則難何則今荆湘以南庸蜀之地皆是便山水習險阻之民不動中國之兵精卒已逾於十萬矣况足下與大朝封疆接畛水陸同途殆雞犬之相聞豈馬牛之不及一旦緣邊悉舉諸道進攻豈可俱絕其運糧盡保其城壁若諸險悉固誠善莫加焉苟尺水橫流則長堤虛設矣其次或大朝用吳越之眾自泉州泛海以趣國都則不數日至城下矣當其人心疑惑兵勢動搖岸上舟中皆爲敵國忠臣義士能復幾人懷

進退者步步生心顧妻子者滔滔皆是變故難測須
與萬端非惟暫乖始圖實恐有誤壯志又非巨舟之
可及滄海之可遊也然此等皆戰伐之常事兵家之
預謀雖勝負未知成敗相半苟不得已而爲也固斷
在不疑若無大故而思之又深可痛惜且小之事大
理固然也遠古之例不能備談本朝當楊氏之建吳
也亦入貢莊宗恭自烈祖開基中原多故事大之禮
因循未遑以至交兵幾成危殆非不欲憑大江之險
恃眾多之力尋悟知難則退遂修出境之盟一介之
使纔行萬里之兵頓息惠民和眾于今賴之自足下
祖德之開基亦通好中國以闡霸圖願修祖宗之謀

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急之爭知存知亡
能強能弱屈己以濟億兆談笑而定國家至德大業
無虧也宗廟社稷無損也玉帛朝聘之禮纔出於境
而天下之兵已息矣豈不易如反掌固如泰山哉何
必扼腕盱衡履腸蹠血然後爲勇也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又曰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
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業何恥而不爲
哉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承五運而乃
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獫狁太原固不勞於薄
伐南轅返旆更屬在於何人又方且遏天下之兵鋒
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之忿

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
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凡
是四者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怨自生仇敵使赫赫
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邇幸而小勝也莫
保其後焉不幸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復念頃者淮泗
交兵疆陲多壘吳越以累世之好遂首為厲階惟有
貴國情分逾親歡盟愈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
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自己又馳此緘近奉大朝諭
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即命敝邑
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
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是以惻惻之意所不能

云區區之誠於是乎在又念臣子之情尚不逾於三
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可以逃為子者可

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宋史南漢世家

游南唐書所載書辭詳畧不同今並錄之東都事畧
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觀
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引領
南望於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
此事宣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
而伐之若與興戎而爭我則必以取為度矣見今大
振師旅仍以上秋為期深料大朝之心非有惟利之
貪蓋怒人之一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心非有
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必戰者
有亡之機以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鳥合民無定
存亡之機以宗廟之讐此必戰也彼此鳥合民無定
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此必戰也
必戰也彼有天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
足下與大朝非有父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
之際也既大朝進退不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

稷者當若是乎况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
方且過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
亦善矣足下之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
廟社稷可也若一利於黎元可也若棄德修怨自生仇敵
利於身而國將成禍機炎奈何棄德修怨自生仇敵
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奈何棄德修怨自生仇敵
大朝論旨以爲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之役雖
善鄰事足下也陸游南唐書僕與足下叨累世之盟
雖疆畿阻濶休戚實同敢奉尺書敬布腹心昨大朝
伐楚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
邑使臣入貢皇帝幸以此宣示曰彼若能幡然改圖
單車之使造廷則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
得己者僕料大朝之百萬之師不復出矣不然將有不
且古之用武不計強弱小大貪土地也戰者有父母宗
廟之警一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二也彼有敗亡之勢我
乘進取之機四也今足下與大朝無是四者而坐受
天下之兵決一且之命有國家社稷者固如是乎
夫強則南面而王弱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
有違天不祥好戰危事則玉帛事大屈伸在我何常之
日之耶地莫險於劍閣而蜀亡矣兵莫強於上黨今

系五

六

李筠失守矣竊意足下國中必有矜智好謀之臣獻
尊主強國之策以謂五嶺之險非可遽前堅壁清野
絕其饑道依山阻水射以強弩彼雖百萬之兵安能
成主而屈於人哉此說舟士之常談可全豈能以萬乘
之王師南伐水陸並舉百道俱進豈暇俱絕其饑道
盡保其壁壘或用吳越舟師自泉州航海不數日至
足下國都矣人情恟恟則舟師中皆爲敵國忠義效死
之士未易可見雖有巨海孰與足下俱行乎敢布腹
心惟與大臣熟計之周必大劉錡今藏之太祖皇帝
常令江南李煜作書論廣南劉錡今藏之太祖皇帝
臣潘佑視草甚麗數千言今藏之太祖皇帝
饒州董氏刻佑集亦有之然皆不載最後十句蓋私
禮不敢以聞也予年十餘歲因侍至廣州常得其
全文其辭曰皇帝宗廟垂慶清明在躬冀日廣徽猷
永膺多福徒切依仁之戀難窮報德之情望南風而
按京師庶幾撫我編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異蘭修
遣人使都事署長編白日以自誓夫復何言異蘭修
寄翰墨重布腹心云乃第二書也南唐書東都事
畧所載皆第二書節本其第一書也南唐書東都事
陸游南唐書遺龔慎儀事凡兩見慎儀傳在開寶三

已五

七

年與稽古錄長編合而後主紀在乾德四年誤也十
國春秋凡三見南漢後主紀在大寶十三年慎儀傳
在開寶三年並合而南唐後主
紀在乾德四年與陸書同誤漢主得書大怒遂囚

龔慎儀驛書答南唐主甚不遜南唐主以其書上宋

太祖太祖始決意伐之九月己亥朔考異王應麟玉海作九月八日

己亥自注一云己亥朔蘭修按錢大昕以潭州防禦

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考異宋會要玉海並作賀州道

行營兵馬都總管宋史王繼勳傳亦作賀州道而本

紀作貴州道蓋傳寫之誤辭應旂續通鑑廣州人物

傳並作桂州道又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考異宋會要玉

緣貴州而誤也

海並作武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步軍都監考異

陵團練使

原作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

據宋史王繼勳傳補潘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辛卯今從

原注舊錄載命潘美等考異蘭修按永樂大典九百三十

新錄本紀會要

引宋會要作九月八日李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

仁甫所據殆別一本也

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城壁壕隍俱飾

為宮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宋師次於白

霞考異宋史南漢世家賀州刺史陳守忠志作守志

遣使告急內外震恐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

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大加賞

賚皆喜而澄樞出空詔撫諭眾皆解體宋師陷馮乘

前鋒至芳林考異寰宇記馮乘縣在賀州北一百二

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是月癸丑宋師遂圍賀州原注

九國志五代史及劉鋹傳皆言王師次白霞鋹即遣
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畫守禦
計今考之此時所遣但澄樞耳崇岳為招討乃李承
渥敗後而幸延渥勸鋹納款托猶居中沮其議則王

師次白霞時托與崇岳決未出也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

兵拒宋師崇徹自罷兵柄常怏怏於是辭以日疾考異

蘭修按九國志潘崇徹傳亦云辭以日疾十國春秋云諸大臣請起崇徹帝不從誤也漢主怒

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畧耶遂使彥柔將兵援

賀州戊午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

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考異方輿紀要南鄉鎮在賀縣南百餘里即今信都鄉有巡司

於此戍守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牀指揮而伏兵

卒起眾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

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使王明言於潘

美曰當急擊之恐援兵再至則為所乘我師老矣諸

將頗猶豫明乃躬擐甲胄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

人丁夫數千畚鍤皆作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

懼遂開門降原注十月十二日庚辰克賀州奏始到京故本紀及實錄並書於十月據劉錕

傳王師九月圍賀州尋克之十月乃攻昭州又十國

紀年克賀州乃九月二十一日己未也考異蘭修

按稽古錄東都事畧長編宋史太祖紀潘美傳並云

先克富州非是其證有三據元和郡縣志富州東北

至賀州三百一十里西北至昭州一百六十里不與

湖南接壤宋師不能越昭賀而取富州明矣其證一

也賀州西北一百八十里為馮乘縣又北一百三十

里為萌渚嶠即五嶺之一與道州江華縣接界北兵

踰嶺即涉賀州故以賀州道行營命官發十州兵赴

賀州城下其證二也九月朔日出師十五日癸丑圍

賀州必無半月前已克富州之事二十一日己未克

賀州十月十二日庚辰奏到賀州距京師三千一百

六十里亦必無遲至二十二日始行奏到之事其證

三也愚謂本紀九月二十九日丁卯為賀州捷奏十

月十二日庚辰為富州捷奏紀載失檢前宋師督戰

後互錯致時與地俱不可通耳今訂正

艦聲言順流趨廣州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崇

徹為內太師

考異內太師考異蘭修按九國志作

馬步軍都統領

眾三萬

考異宋史云

屯賀江會宋師徑趨富州崇徹

但擁眾自保而已

考異原作徑趨昭州今改蘭修按

謂由賀江趨昭州矣聲東擊西亦兵法也然則何以

不趨廣州曰昭桂據其角連韶扼其背孤軍深入三

面受敵非計也及昭桂連賀己克并力攻韶州以取

雄州由滇江乘流而十月宋師陷富州考異蘭修按

是月之初昭州刺史田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

進亦奔還遂陷昭州桂州原注十一月月初四日壬寅

在此月未但未得其日耳考異蘭修按宋史本紀

皆據奏到之日世家十月昭桂連三州遂下韶州尤誤

月而潘美傳云十月桂昭連三州遂下韶州尤誤

月宋師破開建寨殺數千人考異宋史殺擒寨將斬

暉原注本紀於十一月初書克昭桂二州月未又書

潘美破廣南軍二千於封州開建縣擒斬暉據九

國志十國紀年及劉鋹傳則先破開建斬暉然後

克昭桂今從志傳及紀年考異蘭修按長編注所

引國史本紀是也今宋史本紀失載開建在賀州東

南昭州在賀州西境絕不相屬宋史世家云十月次

昭州破開建寨長編亦書於趨昭州之後並誤蓋既

克昭桂回師東向仍由賀州進取連州其破開建必

在此時故國史書於昭桂既克進攻連州編招討使

之後連州未陷之前也今移入進攻連州編招討使

盧收考異原作盧枝戍騎田嶺宋師敗績叛將李廷

珙引兵出春陵屯平陽去收屯百餘里聞收堅壘以

拒潘美憂形於色廷珙進曰收眾皆廷珙故部曲願

輸忠久矣招之必下乃單騎揚旗麾之果謹諫而降

疑不羣其舅器之日此千里駒也其齒若長當追風
矣以勳閔初調番禹簿尋仕南漢為士軍都知其必
使時劉鋹為不道橫征暴斂民不聊生延洪州沿邊
亡以乾德四年四月款塞效順太祖詔授郴州節度
招收指揮使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明年工部尚書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桂州行營都署尹崇珂為副延洪
三年詔潘美為桂州行營都署尹崇珂為副延洪
嚮導伐之南漢平詔為廣西總管招討使五管餘逆
望風歸附詔廷珙入覲勞賜有加改漢主聞之謂左
其所居鄉為奉化官至刑部尚書

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

南也原注十二月月初五日連州捷奏到其克時當在

宋史太祖紀十二月壬申下連州是月己巳朔當云

乃初四日奏到注誤也東都事畧十二月庚午克連州

州又平桂州十一月平連州銀喜曰韶桂連賀初南

漢取桂連二州皆徙其民毋得居城內考異事在十

二月戊子宋太祖令長吏招撫立里閭給廬舍以處
之宋師長驅至韶州都統李承渥領兵十餘萬考異
凡三見太祖紀云萬餘人南漢世陳於蓮華峯下考異
家云兵數萬潘美傳云眾十餘萬

名初南漢教象為陳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
必置陳前以壯軍威宋師集勁弩射之象奔蹏乘者
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原注世家

免李托傳言承渥戰死未知孰是遂陷韶州附錄宋
而國史亦云承渥僅免今從之

傳韶州廣擒刺史辛延渥考異宋史南漢世家作刺

及諫議大夫鄒文遠原注十二月二十四日辛卯韶
也據十國紀年十二月七日乙亥王師趨韶州考異
異蘭修按四史朔閏考十二月己巳朔辛卯為二十

三日注誤也東都事畧十二月戊子克韶延渥間道

遣使勸漢主迎降六軍觀軍容使李托深阻其議國

中震恐漢主始命塹東濠為拒守計願諸將無可使

者宮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乃以為招討

使附錄九國志郭崇岳傳崇岳番禺人官媼梁鸞真

襲位遷內侍與大將植廷曉統眾六萬屯馬逕列柵

以拒宋師距番禺纔百餘里長編考異九朝編年

十五萬阻山截宋史潘美傳並云銀兵

十四年宋太祖開正月宋師陷英雄二州都統潘崇

徹降原注崇徹傳云王師過馬徑乃降今從國史劉

到據十國紀年克二州乃去年十二月癸丑二州捷奏

考異蘭修按九域志雄州在韶州東北二百三十

五里英州在韶州西南二百二十里蓋先取雄州乘

流而下復取英州也宋史太祖紀王海並云正月癸

丑取英州雄州正據奏到之日王宗沐宋元通鑑載

於二月誤也附錄宋史潘崇徹傳崇徹至京太祖特

赦之授汝宋師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

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使者速度諸險

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逕原注甲子正月二十七日

列柵處也傳云去廣州十里蓋誤九國志言柵口去

廣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露布言去廣

州只一程又言八十里槍旗競進當得其實也考

異蘭修按瀧頭在英州南十里與滇水合由此下滇

陽中宿臨漢諸峽以至柵口約五百餘里又按長編

宋史並作馬逕九國志作馬遙周去非嶺外代答云

南人謂水一折為遙故有七十二遙之名又載天威

遙碑云陸有川遙頑石梗斷據此則馬遙為方言諸

書凡屯雙女山考異吳興祚廣東輿圖雙女山直瞰

改也郭崇岳柵游騎數出挑戰崇岳本無將才所將多韶

英敗卒鬪志皆盡植廷曉欲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晝夜禱祠鬼神而已漢主取船十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千餘盜其船而去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灌考異宋史世家作右僕射太祖紀潘美傳並作

左僕射又歐史東都事畧宋會要宋史南漢世家潘美傳並作蕭灌是也太祖紀作蕭灌十國春秋作蕭灌皆傳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降潘美即令

部送赴闕附錄宋史潘美傳二月遣其臣王珪詣軍門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灌中書舍人

卓惟休奉表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灌等不反漢主美即令殿直冉彥袞部送灌等赴闕

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判六軍

十二衛禎王保興率國內兵拒宋師原注此據露布追書五代史九

國志言保興率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與露布異國史錄傳又言保興來降為郭崇岳所遏按崇岳本無鬪志豈敢更遏保興令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保興領眾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今止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

考異蕭修按露布云劉鋹初則稱臣上表具陳歸化之心後乃設詐藏奸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仰承睿旨不敢逗遛於正月二十七日已到柵口劉鋹又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延兼於諸處收到新出文榜皆是會合逆黨拒敵王師至二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云云

據此則遣使在末至柵口之前淹延在既至柵口之後復領舉國軍兵併力決戰也長編與露布合今從之宋史劉鋹潘美兩傳互異植廷曉謂郭崇岳曰北歐史東都事畧亦與露布異

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也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痍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陳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宋師

濟水延曉力戰不勝遂死之附錄嘉靖廣東通志植

漢之亡以戰而死獨於延曉有取焉夫當宋受命大

小諸國以次削平其間竭忠仗節之臣不可多見而

延曉獨能不避國亡與亡雖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

事非其主君子不沒其節焉

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其擾

亂夾擊之此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人持二炬間道

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坌起南漢軍

大敗考異宋史王明傳是夕大風發屋折木眾乃驚

懼明與潘美等謀命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

道先搗賊壘大軍募食陳以待之俄而萬炬皆發焚

其柵賊驚果犯大軍因逆擊之賊大敗斬首數萬

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托與內侍中薛

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爾今盡焚之

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官

殿一夕皆盡原注龔澄樞等傳皆云師至白田澄樞

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辛未宋師至白田漢主素

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

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城考異蘭修按長編二

五日薛史云二月五日王師壓廣州擒劉鋹是也又

南海百詠引劉氏興亡錄二月辛未偽劉少主迎大

軍於城北七里潘美令中貴宣赦釋罪是日天地黯

慘兵火四焚六十餘年基業一旦煨燼云云與二書

合劉氏興亡錄為胡賓王撰事俘其宗室官屬九十

由目擊當得其實也今從之

七人與漢主皆縻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

之有闔工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椽人多矣吾奉

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考異宋史世家云美以

斬闔工五百餘人

露布告捷附錄永樂大典二萬二千八百十二引宋

會要嶺南道行營擒劉鋹張露布嶺南道行

營都總管潘美副總管尹崇珂都監朱憲等上尙書

兵部臣等聞飛霜激電上帝所以宣威伐罪弔民明

已五

三

王疆以之耀武國家仰稽元象大啓鴻基將復三代之恩
 土定衡湘江漢鼓朝宗之浪惟嶺南之獷俗獨恃遠
 南倫安久背照臨罔遵聲教偽漢國主劉鋹性惟兇
 忍識本庸愚以虐害爲化風以誅戮爲政事置火狀
 鐵刷之獄人不聊生設到確湯割之刑古未嘗有恨
 刀鋒之未快用鋸解以恣情鬻割心向明如望皎
 境告天而無路生民何地以稱冤遂發干戈拯其塗炭
 日我皇帝仁深恤隱義切救焚遂及於半年乘勝連
 臣等上憑神武遙稟睿謀舉軍未及於半年乘勝連
 收於數郡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
 人使初則稱累逢戰陣無不掃除劉鋹遠懼傾危尋差
 翻作款兵之計臣與將士等仰承睿旨不敢逗遛於
 正月二日十七日已到柵口去廣州只及一程劉鋹
 頻發佐僚來往商議漸無憑準固欲淹延兼於諸處
 收到新出偽命文榜皆是會台逆黨拒敵王師至二
 月四日果遣其弟保興等部領舉國軍兵併來決戰
 臣等憤其翻覆惡此狂迷尋結陳以交鋒復揮戈而
 誓眾行營將士等感大君之撫御咸願竭忠怒逆寇
 之拒張爭先効命八十里鎗旗競進數萬人殺戮無
 遺尋又分佈師徒徑收賊壘其劉鋹知城墮之必陷
 將府庫以自焚裂紈連天更甚崑岡之火投戈散地

甘從涿野之誅劉鋹則尋便活擒廣州則當時平定
 其在州官吏僧道軍人百姓等乍除苛虐咸遂生全
 無不感帝力以霽襟望皇都而稽首此蓋天威遠被
 宸算遐敷平承日月之迴光鴻祚無疆永荷乾坤之
 殊祐其劉鋹并偽命判六軍十二衛劉保興太師潘
 崇徽玉清宮使左龍虎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
 列聖宮使六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李托內門使驃騎
 大將軍內侍中薛崇譽等朋助劉鋹旅拒生擒合同
 倅獻臣等幸陪戎事倍樂聖功無任快抃歡呼之至
 謹奉露布以聞考異長編原注云露布當是行營所
 作而扈蒙傳乃云擒劉鋹蒙草露布稱旨召對滋福
 殿賜金紫則似追爲之矣蘭修按宋文鑑玉海並載
 露布與會要互異二十餘字又闕其劉鋹并僞命以
 下九十字已丑至京師考異宋史太祖紀己丑克廣州
 八字與長編合今從之宋會要云二月乃庚寅宋羣臣
 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十七萬二
 百六十三原注新舊錄與本紀州縣戶數不同今從
 本紀

也又按今宋史本紀云縣二百四地理志云縣二
百一十四與長編合南漢世家作二百四傳寫倒
編也本紀地理志戶口與長辛卯宋赦廣南管內州
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並仍舊無名賦歛咸蠲除

之除開寶三年以前逋租民饑者發廩賑之諸軍俘
獲悉還其主縱遣劉鋹父祖守墳官人俊士奇才所

在詢訪修辭挺節恥仕偽邦者長吏以名聞祠宇正

隴悉加營護原注大定錄稱平廣南用周渭策然畧

渭字得臣昭州恭城人幼孤養於諸父力學工為詩

劉鋹據五嶺政繁賦重民不聊生渭率鄉人六百踰

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絕糧復還恭城則廬

舍煨燼遂奔道州為盜所襲渭脫身北上建隆初至

京師為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出

身解褐白馬主簿累遷知棣州太平興國二年為廣

南諸州轉運副使初渭之入中原妻子留恭城開寶

三年平廣南詔昭州訪求賜錢米存卹之及是渭始

還故里鄉人以為榮渭奏去劉鋹時稅算之繁者重

定田賦興學校在嶺南凡六年後官至益州轉運使

坐從子違詔市馬黜為彰信軍節度副使咸平二年

真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

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以其子建中為乘氏主簿

渭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違

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今違

難遠適必能自奮於是親蠶織確春以給朝夕二子

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時人異之朱昂著莫
節婦傳紀其事二十六年編渭為廣南諸州轉運副使
使人訪求得之渭時已改娶欲復迎荃荃曰君既有
室我不可復往且吾與婦孫居此久矣不宜舍去時
人嘉歎渭亦具奏詔特爵命之并其二子皆賜以官
司馬光諫水紀聞與長編畧同輿地紀勝引皇朝類
苑朱昂撰莫節婦傳云渭還時夫與婦俱已皓首遂
老如初惟云夫與婦俱已皓首未免失辭耳又按長
之是也惟云夫與婦俱已皓首未免失辭耳又按長
云初南漢取昭州偽政暴酷民不聊生周渭率鄉人
避地零陵自注云周廣順元年考渭卒於咸平二年
己亥年七十七由此推之當生於梁龍德三年癸未
至周廣順元年辛亥避地廣南轉運副使九年五十九
宋太平興國二年丁丑為廣南轉運副使年五十九

距避地時實二十六年宋史云劉錡時避地誤也凍
 水記聞又云渭連州人胡南與廣南戰渭為廣南所
 虜有官祿矣太祖平廣南得渭喜以為平廣南得一
 人耳後以為侍御史廣南轉運與諸書不合殆傳聞
 之三月宋詔嶺南諸州長吏察偽政有害於民者以
 聞當悉除去附錄長編三月庚子禁嶺南民買良人
 黥面為奴婢傭僱取直四月己巳詔嶺
 南商稅及鹽法並依荆湖例酒麴仍勿禁七月丙申
 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
 為鼠雀耗先是劉錡私制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
 乃為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改革之八月詔廣
 南道偽漢諸官庫務所有課役戶並還本屬州縣仍
 給復二年十月知邕州范旻奏劉錡時白配民物十
 數事辛巳悉命除之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錡日煩苛
 賦歛並除之平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亡者招誘復業
 嶺南民有逋賦者縣吏或為代輸或於兼井之家假
 貸則皆納其妻女以為質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五
 年三月甲申詔所在嚴禁之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
 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為靜江軍老弱者聽自便仍禁
 民不得以采珠為業六年六月禁嶺南諸州民捕象
 籍其器仗送官廣南諸州民輸稅米劉錡時每石白

配百六十錢七月四月壬申以南面行營都部署潘
 丙辰詔但取其十

美副部署尹崇珂同知廣州潘美遣使部送後主及

其宗黨官屬獻於京師後主至公安考異宋史云邨
 錡至江陵

吏麗師進迎謁學士黃德昭侍後主後因問師進何

人德昭曰本國人也後主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

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荆州乃令師進置邸

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後主嘆曰我在位十四年

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

泣下久之既至舍於玉津園宋太祖遣參知政事呂

餘慶劾問翻覆及焚府庫之罪後主歸罪於龔澄樞

李托辭崇譽太祖復遣使問澄樞等此誰之謀皆俛

首不對考異宋史李托傳云及就擒至許田諫議大

夫王珪謂托曰昔在廣州機務並爾輩所專火又自

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

引伏五月乙未朔考異玉海作已有司以帛係後主

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遣攝刑部

尙書盧多遜宣詔詰責後主後主對曰臣年十七僭

偽號考異蘭修按原作十六今澄樞等皆先朝舊人

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却是臣下澄樞等却是

國土對訖伏地待罪太祖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

樞托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附錄宋史龔澄樞傳澄樞

交遊幼事龔為內供奉官累遷內給事晨龔位擢知

承宣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銀嗣位加

特進開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

軍左龍虎軍觀軍容使內太師軍國之務皆決於澄

樞與李托辭崇譽置酷法之具民甚苦之李托傳托

封州封川人少習騎射以謹愿事龔為內府局令晨

龔位遷內侍省內侍充官闈諸衛押番兼秀華宮使

銀立改玩華宮使內侍監兼列聖景陽二宮使加特

進開府儀同三司甘泉宮使兼六軍觀軍容使行內

中尉遷驃騎上將軍內太師辭崇譽傳崇譽韶州曲

江人善孫子五曹算晟署為內門使兼太倉使銀嗣

位遷內中尉特進開府儀同三司簽書檢點司事

釋後主罪及其官屬禎王保興等各賜以冠帶器幣

鞍馬附錄宋會要五月一日帝御明德門樓所司陳

官位於樓前如入閣之儀在京九品以上官皇親諸

親蕃落諸州又設獻俘將校位於設獻俘位於東西階

之南北向又設獻俘將校位於設獻俘位之前以北為

上西向有司率武士以帛係劉銀等及其偽官皆乘

馬持露布前引原注並由東偏門入皆於御路下行

至太社如上儀又押至明德樓南御路之西下馬立
 俟校戎服帶刀攝侍中孟元珏版奏請申嚴百官就
 將定校戎服帶刀攝侍中孟元珏版奏請申嚴百官就
 位定校戎服帶刀攝侍中孟元珏版奏請申嚴百官就
 扇皇帝常服即御座南向扇門羣臣合班再拜舞蹈
 三稱萬歲起居訖分東西班序立通事舍人引銀就
 獻俘位將校等詣樓前拜舞起居訖引露布案詣
 樓前北向宣付中書門下如宣制之儀宣訖通事舍
 人跪授中書門下轉授攝兵部尚書次攝刑部尚書
 盧多遜進當樓前跪奏請以所獻俘付所司帝召銀
 於樓前詰銀翻覆之罪銀對曰臣年十六僭偽位龔
 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却是
 臣下澄樞等却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次召偽官內
 太師潘崇徹詰訖立於東廂次召偽官王清宮使左
 龍虎軍觀軍容使龔澄樞列聖官使六軍觀軍容使
 李托內門使侍中薛崇譽三人立於樓前西廂東向
 攝大理卿高繼申承制押澄樞等斬於西市乃詔釋
 銀縛命盧多遜宣制曰汝殘害遠民恣行弊政及王
 師之問罪傾臣節以來降既露奸欺自招覆滅獻俘
 請命固合誅夷就擒無赦罪之文釋縛示伸恩之典
 寬爾以必死賜爾以重生宥其刑書屈我國法所得
 罪特赦銀拜舞稱謝次命閣門使宣制釋偽官劉保

輿等罪自銀而下各賜襲衣冠帶靴笏器幣鞍馬咸
 服其服列謝於樓前中書門下文武官進前跪賀侍
 中奏禮畢初議獻俘之禮羣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
 放仗如儀

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臥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

該博遂用之附錄玉壺清話張昭以戶部尚書致仕

昭臥病口占其式以授瀚不遺一字是日大宴大

明殿附錄宋史太祖紀大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

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節

度使同知廣州如故以右補闕王明為秘書少監領

昭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使宋師南伐明知轉運事

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丁夫負荷糗糧數萬眾仰

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

預軍畫太祖嘉其功故擢用焉辛丑太祖宴後主於崇政殿六月壬午編長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右

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同正員封恩赦侯朝會班上

將軍之下宋史南漢世家食邑二千戶宋會要俸外別給錢五

萬米麥五十斛長編考異詔銀月給增錢五萬米

以其弟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考異長編左僕射蕭

淮為太子中允中書舍人卓惟休為太僕寺丞餘並

署諸州上佐縣令主簿附錄長編六月命學士院試

上佐令錄簿尉十一月戊戌罷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

參軍縣丞捕賦等官初平嶺南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

知瓊州以儋崖振萬安四州屬焉上謂宰相曰遐荒

炎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偽官因其俗治之

五年閏二月乙卯仁浚列上駱崇琛等四人初高祖

上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效可也

時嘗召司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高祖問曰享年

幾何傑曰二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上下各五將五

百五十乎考異蘭修按原作五百五及後主之敗果

五十五年蓋傑舉成數以避一時之害耳宋史南漢

錄宋史周克明傳周克明字昭文南海人祖傑開成

中進士解褐獲嘉尉歷宏文館校書郎僖宗幸蜀上

書言治亂萬餘言擢水部員外郎遷司農少卿精於

厯算嘗以大衍厯有差衍其法著極衍二十四篇時

天下方亂傑以文占之惟嶺南可避乃遣弟鼎求為

封川錄事參軍天復中棄官攜家適嶺表劉隱素聞

其名每令占候災變自以年老常策名中朝恥以星

厯事僭偽謝病不出龔襲位強起之知司天監事因

問國祚修短傑以周易筮之得比之復曰卦有二土

士數五成於十二五相比當五百五十龔大喜賞賚

甚厚龔以貞明三年僭號至開寶四年國滅止五十

五年蓋龔舉成數以避害耳大有中遷太常少卿卒年

九十餘傑生茂元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

監丞卒考異蘭修按周克明傳比之復為二士以二

已五

卦皆有坤土為說東都事畧隆平集宋史世家並作復之豐曰二卦皆土為應謂復之應在四爻為丑豐二應皆土也今從後說又高祖開國營構宮室得石識有古篆十六其文曰人人有一山山值牛兔絲吞骨蓋海承劉解者云人人有一大人也山山出也值牛者高祖建國歲在丑也兔絲者中宗襲位歲在卯也吞骨者滅族弟也越人以天水為趙為蓋海指宋朝國姓也承劉者言受劉氏降也乾和中童謠曰羊頭二四白天雨至解者以羊是未神是歲辛未二月四日國亡天雨猶天水亦宋姓也青箱雜記考異通考宋史五行志

南漢世家並解云兩者王師如時雨之義也蘭修按諸書皆作二月五日平南漢惟玉海云二月庚午即童謠合大寶時令民家置貯水桶號防火大桶識者

謂宋以火德王房為宋分防與房桶與統同音文獻通考

考異宋史五行志云桶與宋同音又前一年九月八日夕眾星皆北

流有知星者言劉氏歸宋之兆也宋史南漢世家考異文獻通考云

開寶三年九月庚午廣州民見眾星皆北流知星者言劉氏當舉國以歸中原明年廣南平蘭修按宋史

太祖紀九月己亥朔則是月無庚午據南漢世家九月八日推之當為丙午之譌也十國春秋作大寶十

一年事誤附錄青箱雜記大寶未有稻田自海中浮來止魚藻門外民聚觀之有番禺布衣林楚材見而

嘆曰水魚湫湫兮當時好事或有記其語者洎宋師至潘美為部署方悟為潘字蘭修按水魚一作水急

嶺南既平遷范旻知邕州兼水陸轉運使宋史范旻傳是

年十月南漢知州宦官鄧存忠考異長編但云知州宦官宋史范旻傳云

知廣州誤也尹崇珂傳又云容州都指揮使劫土人二萬眾攻圍州城七

十餘日旻屢出與戰矢集於胸猶力疾督戰眾遂少

却旻創甚乃堅壁固守遣使間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至圍解長編賜璽書獎之宋史范旻傳

時存忠與南漢開府樂範韶州帥周思瓊春恩道都

指揮使麥漢瓊等據五州之地以叛尹崇珂討之數

月盡平其黨宋史尹崇珂傳八年十二月己未遷後主左監

門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九年十一月進封衛國公

長編考異宋史世家云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蘭

修按是時太宗雖即位至十二月甲寅始改元長編

仍稱開寶太平興國五年三月己丑卒宋史太宗紀年三

十九太宗廢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宋史南歸漢世家

葬於韶州九國志附錄輿地紀勝南漢劉鋹墓在

即今白虎寺越王山也太平寰宇記王山俗名越後

王山二千石初到皆致虔祠水旱祈請多有應焉

主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有口辨性絕巧嘗以真珠結

鞍勒為戲龍之狀考異五國故事銀敗燔燕府庫寶

六囊焉及至京銀乃自結真珠龍鳳鞍靴以獻太祖

清異錄劉鋹自結珠龍九五鞍獻闕下宋史世家與

長編尤為精妙以獻太祖太祖詔示尚方諸工官考異

宋史作皆駭伏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

銀好工巧遂習以成性儻能移以治國豈至滅亡哉

原注銀獻鞍轡實錄在五年五月今移入考異蘭

修按宋史太祖紀五年五月庚申賜恩赦侯劉鋹錢

一百五十萬即此事後主在國時多置醜以毒臣下一日太祖

乘肩輿從十數騎幸講武池從官未集後主先至詔賜卮酒後主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拒違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為

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
 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
 命取酒自飲之別酌以賜後主大慙頓首謝太平興
 國四年正月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後主及淮海
 王俶武定節度使陳洪進等皆與附錄宋史南漢世家太宗將討晉陽
召近臣宴後主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
銀預之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
 朝願得執挺為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
 談諸類此編長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正卒太
 宗聞其家貧詔月給萬錢守素咸平中為侍禁亦貧
 真宗賜白金百兩語宰相曰諸偽主子孫率多窘迫

蓋僭侈之後不知稼穡艱難所致也後至內殿崇班
 天禧中又錄為閣門祇候守通供奉官守正子克昌
 為三班奉職國昌為借職宋史南漢世家附錄宋
九月詔廣南劉氏子孫未食祿者聽敘用
仁宗紀明道二年六月壬寅錄劉張後

漢書十三卷
中書一卷
本

後主紀

南漢紀五

受業楊懋建校

